

為冰冷的心
加溫

追逐青春

紫 琮

台灣新時代出版公司
安徽文藝出版社

追逐青春系列

为冰冷的心加温

台湾◎紫琼 著

(皖)新登字 04 号

追逐青春——为冰冷的心加温

责任编辑:沈小兰 封面设计:毕 发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巢湖地区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7

版 次: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5000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389-0/1·1286

定 价:本册定价 9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1

我看见了一片黑暗，不，不全然是黑暗，柔和的月光，灿烂的星光，在天际闪耀着，夜是温柔的。

一个小小的女孩瑟缩在阁楼的一角，让阴影和幻象吞没着她，小小的脸蛋上尽是苍白，她咬着唇，一脸倔强的表情，似乎不愿向恐惧投降，但微颤的身子却泄漏了她的脆弱，黑暗似乎要吞没了她，月光照射下产生的阴影更成了一只只巨大的猛兽，等着一步一步将她吞噬殆尽。

她的牙咬得更紧了，表情也更加的倔强。不怕，她才不怕，她这样对自己说。蓦地，门“呀！”的一声打开来，她惊跳了一下，正要抬头，一阵乍起的强烈光线使她的眼睛本能的眯了起来，接着，一个声音响了起来：“晴晴，你还没睡啊？这么暗，怎么不开灯呢？”一个年轻女孩不解的看着缩在角落的小女孩。

在适应了光线后，小女孩立即奔向年轻女孩，叫了声：“小姑姑。”一双手紧紧拉着年轻女孩的衣角，像溺水者攀着浮木。

“怎么啦？晴晴？”年轻女孩惊讶的看着小女孩，表情上有着担忧。

小女孩没有回答，只是紧抓着她的衣角。

年轻女孩的担忧更深了，她蹲下身，目光平视着小女孩，温柔的道：“晴晴，怎么啦？你是不是在害怕什么？告诉小姑姑好不好？”

小女孩只是咬着唇，不回答，年轻女孩则捺着性子看着她，等待她的答案。

良久后，小女孩才道：“他们说，晚上会有恶魔，专门捉没人要的小孩。”清脆的童音里，有着超乎她年纪的倔强。

一股怒气由年轻女孩的脸上掠过，她很明白，小女孩所说的他们指的是这附近的小孩。

她深深吸了口气，等待那怒气过去，才道：“没这回事，晴晴，他们吓你的，你别怕，况且，你绝对不是没人要的小孩。”

小女孩睁大眼睛，看着她，而后用力摇了摇头：

“他们说我是个大包袱，是扫把星，只有小姑姑是个傻子，才会收留我。”

年轻女孩心中刚压下的怒气因小女孩的话语又窜了起来，她努力克制着，不让怒气吓到小女孩。

“不是这样的，晴晴是个好孩子，绝对不是什么扫把星、大包袱，他们这么说，只是因为他们自私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爸爸、妈妈也不要我？”

“爸爸、妈妈不是不要你，他们是……晴晴，这件事他们是身不由己，没办法作决定。”

“他们就是不想要我了，要不然，不会丢下我一个人。”小女孩固执的道。

“晴晴……”年轻女孩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说才好。她该怎么让小女孩了解生离死别的无奈，了解人有悲欢离合？她蹙起眉沉思着。

好半晌，眼光不经意的透过阁楼天窗，看到满天的星星时，她脑中灵光一闪，道：“爸爸、妈妈没有离开你，晴晴，你看。”她指向满天繁星。

小女孩顺着她所指的方向抬起头，蓦地呆住了：“好多好多的星星。”童稚的声音中有着惊叹，似乎被浩瀚的宇宙给震慑了。

刚才的她被心中的恐惧害怕所吞噬，没有注意到这满天的银光。

“是啊！晴晴。”年轻女孩搂着她小小的身子，道：“星星是所有爱你的人的化身，当他们不能在你身边时，就会变成星星来陪着你；你看，天上有那么多的星星，里头有爸爸、妈妈、爷爷、奶奶，还有很多你不认识的人，这么多人化成星来陪着晴晴，晴晴怎么可以说自己没人要呢？”

“这么多的星星，都是来陪着我的？”小女孩睁大眼睛看着年轻女孩，被她的说法吸引住了。

“是啊！它们会陪着你，保护你不被妖魔鬼怪捉走。”

“里头有爸爸、妈妈、爷爷、奶奶？”小女孩跟着问。

“嗯！”年轻女孩点了点头。

小女孩大大的眼睛一瞬也不瞬的看着天空，好一会儿，又转向年轻女孩：“那我可以对他们说话吗？他们听得到吗？他们会不会回答我？”

“他们没法子回答你，可是，你可以对他们说话，他们听得见，而且，他们很乐意倾听晴晴的心事。”

年轻女孩温柔的说着，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所以，晴晴，当你寂寞或害怕时，就看着星星吧！告诉星星你的心事，让星不陪着你，你就不会那么寂寞了。”

所以，

寂寞的时候看星星吧！

让满天的繁星陪伴你，

让温柔的光芒抚慰你，

你会觉得孤单寂寞并非离你那么近。

所以，

寂寞的时候看星星吧！

或许你曾觉得人世间聚散离合无轨迹可寻，

而青春的注解是一纸无法解读的谜；

但是，生命它本身就没有道理，

所谓的永恒也只是一瞬息，

所以，

寂寞的时候看星星……

“桑晴。”

一个叫声把我从梦境里拉了出来，我缓缓的睁开

眼，恍惚中，现实似乎与梦境错乱了，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

“桑晴。”一个特写的脸孔蓦地跳入了我的视界。我怔怔的看了她一眼，好一会儿，我的神智才真正的在现实中落定。

柯南心一骨碌的跳坐上我身旁的桌子，百褶裙下的脚晃呀晃的，一身亮丽的光彩。看着我，她说：“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一节国文课睡掉半节不说，连下课大家都走光了，你还不知不觉，照样作你的春秋大梦。”她边说边摇着头，脸上的神情有着戏剧性的夸张。

她这么一说，我才注意到，果然是下课了，同学们已经走光了，偌大的一间教室只剩我一个人……噢，不，还有叫醒我的柯南心。

我抹了抹脸，一身的倦怠，情绪尚在梦境的暗沉中，那个梦境……个梦境……唉！我以为我早已忘了，怎么又在我梦境中侵袭而来？

我没有回答柯南心的问话，她倒也不介意，又自顾自的说：“算你好运，今天棺材板又沉醉在他以前的光荣史中，陶醉得半死，要不你哪能睡得这么安稳

啊！”

她所说的棺材板是我们的国文老师，台大毕业的，据说当年在大学时被喻为未来文学界的奇葩，只是珍珠蒙尘，未遇伯乐，只好困守在这私立女中——当然，这些都是他自己说的。他的实力究竟有多少，没有人知道，一个讲课讲没几行，便扯到过去光荣史的人，实在很难看出他的实力；不过，这样对我倒好，起码上国文课时，可以神游物外而不受官束。

我还是没有回答，那个梦使我疲惫，心中沉甸甸的，像压了什么重物。我机械化的拉出书包，把桌上的东西扫进书包里。

大概是我本就冷淡，向来少言少语，柯南心早已习惯，没什么感觉。她就曾经这么对我说过：“桑晴，你真是个怪人，老是这么冷淡，也不跟你家相处，像个闷葫芦似的，榨不出半句话，要我，早闷死了。”

当时，我看了她一眼，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就如我不知她为何主动的来接近我，丝毫不在乎我的冷淡疏离。

柯南心是这个学期转来的，我们两人的位置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当然，以数学的距离算来是不远，

但就一个高中教室而言，已足以构成楚河汉界了；可是，她转来的第一天，她第一个说话的对象却是我，当她走到我面前，问我可不可以带她逛逛校园时，我毋需转头也知道，全班的人都愣住了。

柯南心和我是完全不同典型的人，我冷漠孤僻，她却热情活泼，在班上念了两年多，和我说过话的人还不到一半，可她才转来一个月不到，已和所有同学混得好似往来多年，可以称姊道妹。

这样的人是不怕寂寞的，所以，我才不明白她为何要接近和她不同世界的我，我对她就如对别人一样冷淡，这样的漠然用在虽人身上，不消几回，就足以让人打退堂鼓，可是用在她身上，却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就如此刻。

等不到我的回答，她的神情连变也没变，看我整理好书包，她拉起我就往外走，换了另一个话题说：“喂，桑晴，你说，今天那个男的会不会又来站岗？”

我怔了怔，不解的扬起眉。

“就是地个痴情男子嘛！”她道：“他已经连续在我们学校站岗站了快两个礼拜，大家都在猜他等的是谁？有人说，他等的是爱班的李可琳，也有人说，他

等的是义班的魏巧兰，反正不会是等我就是了。”她

耸了耸肩。

我淡淡的听着。这男子的事，我也稍有耳闻，这一阵子，放学后，学校门口外的红砖围墙边总有一个男子斜倚着，状似等人，英挺的外貌吸引了不少少女芳心，而各式各样版本的故事也就跟着出笼，最普遍的一个是把他塑造成痴情人，他的情人因误会而不愿意意见他，他只好到学校来守着，一番痴情只为等他心爱的情人回头。

哈！无聊。

走出校门，门口的窃窃私语证明那痴情男子又出现了。我不经心的淡扫了一眼，在夕阳的映照下，一个剪影长长的拉了开来。我所看到的也就这么多了，我自己的事都烦恼不完了，哪有那么多时间管到别的。

那个梦境……想到此，我的心情沉得更低了。

柯南心拉了我一把，低声叫道：“桑晴，你看，他又出现了。”

懒得理她，我转向公车站牌停立的另一个方向。

“你真没意思。”柯南心大感扫兴的瞪我一眼。

“全校大概也只有你对他不好奇了……”她停顿了一下，突然惊天动地的叫了起来：“难道，他等的是你？”

我停住脚步，愕然地看着她，不明白她为何会道出这个结论。

柯南心击了一下掌心，更兴奋了，“小说，电视都是这样演啊！你和他吵架，负气不理他，他只好天天来学校站岗，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谅解。要不，怎么全校人都对他深感兴趣，就独你例外。”

荒谬！我当她是神经病似的看她一眼，继续往站牌走。

“好嘛！我只是瞎掰。”她摊了摊手，追了过来，“可是，不能怪我把他和你联想在一起啊！你和他的气质真的很像，一样的冷淡，而且让人有距离感，不过，却又偏偏有一种让人学也学不来的气韵。你知道吗？班上有好多人虽然嘴巴里骂你冷傲孤僻，可是骨子里，可巴不得能有你一半的味道，像朱小欣就是，只是，她怎么模仿也模仿不来，反而变成东施效颦。”

学我？模仿我？我只觉得好笑，我又有什么气韵，我只不过是懒，对一切觉得厌烦而已。

“说不定他真是冲着你来的喔！”柯南心对我神秘一笑。

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，她说的“他”指的是那陌生男子。

公车来了，夹带着滚滚沙尘，我和柯南心不同路，所以，没有和她说再见，便挤身于同学间，上了公车，把她和她荒谬的话语丢到漫漫尘烟之后，绝尘而去。

★★

★★

★★

一路颠来簸去，忍受着台北市捷运在道路上制造的坑坑洞洞对公一的影响，及挤沙丁鱼似的车厢，下了车，好似经历了一场浩劫；已经快六点了，冬天昼短，太阳早已沉到天际的另一边，天际灰蒙蒙的一片：我习惯性的仰天看天，霞光暮霭交织着一片颓废的色调，天上无星无月。

也是，才不到六点，还不到星月争辉的时间，更何况，这几年因为空气污染，台北早就不易看到点点星光，而我却无法控制，每每在夜里，总是下意识抬起头，寻找星子的慰藉。

对于星星的眷恋，是缘自小姑姑。

当时因为父母双亡，我跟着小姑姑到太平洋的彼岸，小姑姑租了一间小阁楼，我们就相依为命的生活着；初到异乡，语言不通，再加上我的黄皮肤、黑头发，我总是被欺负，邻人的小孩每每用各种方法捉弄我，甚至吓唬我夜里会有妖魔鬼怪，专吃没人要的小孩。

没人要的小孩，他们这般说我。当时，我强装倨傲不在意，夜里却被那生动的描述吓得半死，迟归的小姑姑回来后，看到我那模样，于是搂着我，指着天窗外的满天星斗对我说，星星是爱人的眼睛，所以，寂寞的时候看星星……

当时，我真是被浩瀚的宇宙给震慑了，单纯的相信星星是爱人的眼睛，单纯的相信寂寞的时候可以看着星星，对星星说心事。

长大后，所受的教育让我明白，星星无关风月，它的一切只是人们赋予的想像，而它的光芒更只是亿万年前的余辉，非为我闪耀；可是，或许是积久成习，我仍喜欢仰天看着满天星斗，这总是能让我心情平静。

在路边站了一会儿，我甩了甩头，试图甩去满脑袋的杂念，我没有直接回家，转道趫向一家咖啡屋。

推开门，韦瓦第的四季交响曲朝我迎而来，我习惯性的走向角落那个老位子，老板娘对我挑挑眉，问：“照旧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约莫十分钟后，她端来了一份简餐，还有一杯蛋蜜汁。

我看看蛋蜜汁，再看看她，她则率性的耸耸肩说：“我请客，别跟我客气。”

我轻声对她说了谢谢，啜了口蛋蜜汁，一种又酸又甜的感觉渗入心底。

用餐时刻了，咖啡馆里客人不少，老板娘几乎忙不过来；这一带的咖啡简餐馆不少，但这一家的生意却是其中最好的，这大概和老板娘的个性有关吧！

老板娘可算是女中英豪，个性豪迈爽朗，第一次看到她时，是在店门口，我正要顺着街走回去，而她则拿了一支扫把，不客气的轰着几名男客离去，几名看似醉了的男客老羞成怒，臭婊子、烂女人的乱骂一通，却碍于老板娘的气势，怎么也不敢欺近身去。

我看到这阵仗，不由得呆在她的店门口，而她在

把那几名醉客赶走后，视线余光扫到我，她掠掠头发，问：“想要用餐是不是？进来吧！今天老娘赶走了几只不顺眼的苍蝇，心情正好，我请客。”说着，不由分说的把我拉了进去。

我想，倘若那天我没在那时经地那里，而她不在那时赶客人，或许我是不可能踏进这家咖啡馆的；是缘吧！有我被她拉进去之际，抬头看到招牌写的这两个字，我不由得会心一笑。

后来，我在服务生的交谈中得知，老板娘那天之所以会赶走那几名醉客，纯粹是因为那几名醉客借酒装疯，骚扰她店里的女服务生；而从那次以后，“是缘”咖啡馆便成了我最常停留之地。

扒了几口饭送进胃里，我便停了箸，老实说，我并不是很有胃口，心情仍停留在适才的梦境中。我打开书包，找出了那封早上福至心灵翻开信箱，看到的航空信，是小姑姑寄来的，看着邮戳，我知道这封信其实已经在我信箱里向很久了，只因我急于打开信箱，所以，一直到今天才让它见到天日。

我打开信，小姑姑飞扬的字体出现在我的面前。